

# 船桥之恋

周德成 著

CHUANQIAO · ZHI · LIAN



文匯出版社

# 船桥之恋

周德成 著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船桥之恋 / 周德成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711-277-9

I. 船... II. 周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07 ) 第193266号

## 船桥之恋

周德成 著

责任编辑 / 竺振榕

特约编辑 / 继 文

装帧设计 / 靳 伟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 邮政编码200041 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上海建工印刷厂

版 次 / 2008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50 × 1240 1 / 32

字 数 / 143千字

印 张 / 6.875

印 数 / 1-3000

ISBN 978-7-80741-277-9

定 价 / 22.00元



### 周德成

高级引航员，1937年生于连云港市。

自1961年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后，一直从事上海港引航工作，曾引领过一百多个国家三千多艘航船。

发表过《充分利用长江口浅滩水位》等十三篇学术论文。多次被评为上海港、上海市交通系统先进个人。

《船桥之恋》是他的文学处女作，也是他充满艰辛、自豪人生的生动写照。

雨后的清晨，写满了秋天的凉意，阵阵微风掠过城市的每个角落，湛蓝的天空明净如洗。一辆浅灰色的别克轿车，正迎着东方的曙光疾驰在临港大道上。

“一阵秋雨一阵凉啊！”老马看着车窗外后移的景物，语气里透出莫名的感慨。

“是的，秋分之前下了一场夜雨，凉爽多了。”陈振华对师傅说。其实，陈振华理解师傅此刻的心情，这是师傅最后一次“执勤”了，而这最后一次，意味着师傅四十五年的引航员生涯将要画上句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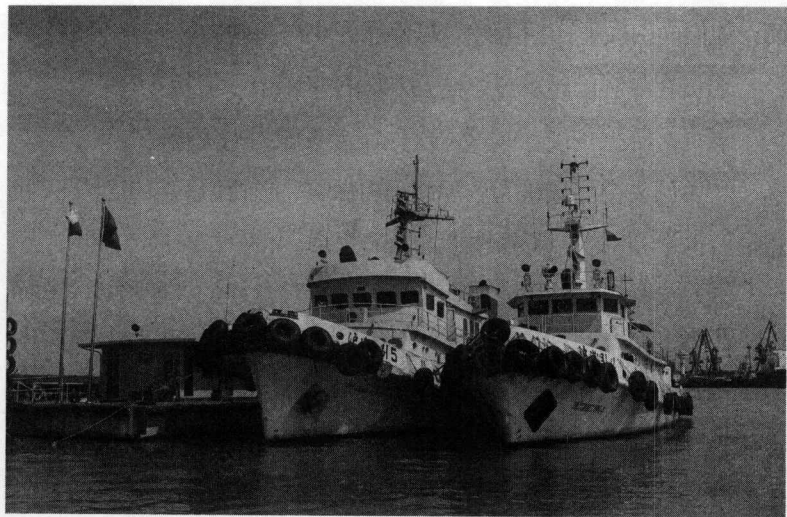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，老马没心思欣赏秋天的景致。他在沉思。职业习惯在提醒他，这最后一次只能成功，而成功不是靠运气，而是要靠靠泊计划是否细致、各种不确定的因素是否考虑周全、还有哪些细节需要调整等实施方案是否考虑周密。他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。眼前出



现了蔚蓝色的大海，水天连接处，淡薄的云层中透出一条缥缈的红丝带，它在渐伸渐展……刹那间，红日一跃而出海面，天空闪出一道彩虹，其一端正好与东海大桥相连接，似蛟龙出海冲入云霄。而大桥仿佛变成了一架巨型竖琴，在阵阵海风扑岸卷浪的敲击下，弹奏出美妙的音乐。

老马的魂早已在新建的洋山深水港了。外轮“克莱门特马士基”号被选中试靠洋山深水港码头。它是一艘能装万只标准集装箱的最新式巨轮，正在做开港前最后的准备。大轮吃水近十五米，若试靠成功，以往受阻于长江口浅滩的上海港，其深水泊位将有历史性的突破，所以老马这最后一次引航的安全操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默默无语的老马，面色从容，好似一位舰队司令，将去指挥一场生死攸关的海战。他扶了扶头上的大盖帽，将肩上四道金杠别好。正是具有这样沉稳的气质，才使他闯过无数险关，面对这次最后的出击他依然保持一颗平常心。

轿车到了东海大桥入口处，检查人员一看车上的特殊标记——印有pilot（引航）英文单词、一面红白各半的航海旗，就挥挥手示意放行。对于这样的车，在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可以闯红灯。这，并非是引航员有何特权，而是时间对进出口岸的船只来说是不能有半分差错的，否则港口交通将会紊乱，甚至威胁到航行安全。所以，陈振华驾驶的轿车几乎没有减速，在桥面上飞驰。蔚为壮观的东海大桥让洋山深水港深藏不露，轿车过桥之后港口便豁然开朗：一期码头上十五台桥吊，像耸立的高压电线支架一字排开，几十辆集卡排队待发；码头右侧挖泥、打桩和忙碌的喧嚣声此起彼伏，港口二期



建设指日可待，一个新的世界级集装箱运输中心即将建成，对上海乃至全国的经济的发展推波助澜。

轿车在码头现场巡视之际，从对讲机里传来了分站调度的呼叫：“陈站长、马老师，引航船‘白玉兰’主机业已备妥。”陈振华拿起话筒：“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就到。”原来引航员工作时都带着卫星导航仪，人的位置始终处在调度的监控之中，如人在船上，一旦偏离航道或者超速航行立刻会得到纠正，过去单靠引航员孤军作战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此刻，陈振华只是助手，他问老马：“老师，您看……”老马看了看表说：“按原计划进行！”陈振华马上对着话筒说：“调度，通知外轮十点半起锚。”放下话



筒，他们向引航船“白玉兰”号停靠的小码头驶去。

船员在艙艙已经就位，老马和陈振华踏上了甲板。

老马对陈振华说：“这一次你完全有能力唱主角。”

“可站委会一致认为请您出马更保险，再说以后没机会了，我想最后再学一手。”陈振华说的是心里话。

老马又扶了扶帽子，感慨地说：“以后这样的大船将成家常便饭，你身上的担子会更重了。”

“好在已经培养出不少能挑大梁的青年引航员，不过还希望您能当顾问，经常到站里来转转，最好能写一本书，把经验传下去。”

“尽力而为吧！”说话之间，雷达上锁定的“克莱门特马士基”号轮光点在水面露出了笔尖似的桅杆，一点点地拔高起来。接着，载有几层的集装箱连着船体跃出了水平线，看上去像座小山。

“白玉兰”号的速度很快，不一会，外轮主桅上的五星红旗已清晰可见。师徒俩对视了一下，目光中带有一种自信和承诺。

陈振华是老马几个弟子当中最让他感到自豪的，不仅是因为陈振华的操作风格讲究快速完美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刻苦钻研的精神远在老马之上，尤其是电脑还能自编程序，当初任团委书记时，就显示出出色的组织活动能力，在担任引航站领导职务之后，更进一步地显现出来，早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现在老马唯一能以老师自居的，就仅剩那点实际操作经验了。

“白玉兰”号平稳地朝外轮靠了过去，但仍避免不了涌动的暗流，船体沉浮落差至少在一米以上。此时，必须在浪峰重来前跃上

绳梯，迅速攀上几格，才能防止受到二次浪峰的挤压。面对三层楼高的软梯，老马深吸一口气，沉稳地爬了上去。陈振华跟在后面，宛如杂技演员一般，显得一点都不费力。三副乘电梯一同到达了驾驶室。高大魁梧的船长一边问候一边伸出欢迎之手，这也意味着是权力在交接。

老马看到时钟正好指在十点半，于是下达第一道口令：“起锚。”随后告诉船长，十二点三刻左舷靠。陈振华用高频电话向交管中心作了通报。“航向300度，作进一。”随着老马的指令，上万匹马力的主机应声而动，螺旋桨喷出巨大的水流，船艏快速转正方向，对准洋山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。

老马想到传玉的话，因洋山码头裸露在大海里，受风流影响比港池里要厉害得多，对于超大型船舶，设计时考虑承受撞击力在国内是最高级别了，千万不要成为撞击码头的第一人。如果以那样的结局走下船桥，此生再也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了。老马知道，有过这样的先例，一位老船长临退休之际因一次事故被吊销了执照，可以想象他内心有多痛苦，晚年又是如何度过的。这个杂念虽一闪而过，但老马还是不能原谅自己，他冒犯了一生信奉的准则：人在船桥，心在船桥，不让岸上的喜怒哀乐跨过舷帮。

在掠过西马鞍岛和虎啸蛇岛时，老马已评估出急涨流对大船所能产生的影响。他想到，南汇就因为长江流水在此与钱塘江汇合而成名。只有选择不利时段去试靠，增加试验的含金量，才能放心地将洋山港正式交付使用，那港口可是要经得起百年考验啊！

前边是小船航道交汇的十字路口，所有要穿行的船只都被巡逻



艇挡在主航道两侧，船员们都站上甲板等候。由于岛区从没有降临过“巨无霸”，所以那些船员们都惊喜地挥着手。洋山将要开创历史先河，老马密切地注视着余速和到码头纵距的变化，他在一秒一秒地等候那个最佳切入点。他下令大轮倒了一点车，保留的冲力只是凭着老马的感觉。十二点十分离码头仅剩下一个船身距离时，大轮开始向左调头了，旋转时大轮的失速和艏的甩动会缩短与码头的横距，如果分寸掌握不好必然会动车补救，那时再动用上万匹马力的主机作细微的修正，势必连锁反应出一连串的指令，谈何容易！只见老马不动声色，听任船艏扫去，当与码头垂直相交的瞬间，二副报告间距六十米，老马下令三艘拖轮改变顶推的力度，中间没有停顿。在余下的旋转过程中，如果加大船身向码头横移的速度，超大型船靠泊交角超过高度或者靠泊速度超过一米/秒，那么船体和码头接触点的撞击将可能造成大轮的严重损坏。通常操纵者都会采用保险做法，分两三次稳定船身，可以极大地减弱横向冲力。

站在码头上的人们看着一座“大山”压了过来，其势如火山爆发后的泥石流，又像雪崩后滚动的大雪球。此刻，陈振华心手相应，神安气定，他知道再野性的烈马也斗不过老谋深算的好骑手。是的，他对老师的信服再次得到验证，在没有听到老师的加速口令下，大轮横移的速度明显降了下来，乖乖地贴上了码头。此时，陈振华看仪表的指针刚好复位为零，大轮无声无息地和码头相“吻”了！

船长感到奇怪，伸出头向舷外看个仔细，原来船体根本没有触到码头，尚有一指宽的空隙。船长紧绷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，冲着老马伸出了大拇指：“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，上海港引航员的水

平在世界上是一流的。”这天，航海日志里三副记载的艀缆上岸时间是十二点四十五分。

这时陈振华说：“老师，您操纵得过于完美，而我却不能在引航员中推广这种恰到好处，万一火候稍有欠缺就会酿成大祸的引航方法。”陈振华稍微停顿了一下，脸上荡着一丝微笑，接着说：

“说心里话，虽然没有人给我们献花和喝彩，但成功靠泊的一瞬间，能美滋滋地享受那股激情也就满足了。”

看着桥吊轮番上场，快速将集装箱装上集卡，然后通过东海大桥向四方流散，老马心头涌起了无限感慨。从童年的憧憬，到走上船桥经受大海的洗礼，在漫长而又艰辛的航程里倾情奉献一生的爱，实现了自己一生的梦想；如今临近退休，仍魂系船桥，难忘在风口浪尖里的岁月，一幕幕真实的场景涌上心头……



## 二

茫茫的江面上，有一叶孤舟在浪涛里随风游动。

残月下，一位中年女人在吃力地撒着网，她每一次抛撒的动作，仿佛都在等待一种希望。掌舵的男孩，不停地调整船的“之”型走向。

男孩叫阿龙，他的父亲自驾船离开家后至今没有消息，他和母亲为了生计，每天不得不怀揣对父亲安危的担忧，无奈而又焦急地下海捕鱼。阿龙知道母亲这些日子一直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，也知道她的心思：哪怕日子过得清苦些，只要一家人团聚在一起。所以坚决不允许阿龙像他的父亲一样走向大海。虽然自己在水上生活了半辈子，但她总希望阿龙远离大海，脚踏实地过安稳的生活。即使是渔讯和节假日，她也决不耽搁儿子的学业，宁可独自一人在近岸下钩设网。家里有小屋专门收藏阿龙的父亲从海外带回来的奇珍异宝，阿龙称之为宝屋，常常整日陶醉其中。为了割断阿龙对大海

滋生的感情，母亲下了狠心在门上加了一把锁，郑重告诫阿龙抓紧时间复习功课，不得出门。想到母亲的劳累，想到母亲会经常不安地呆在防堤上守望东方盼父亲回来，阿龙只能表现出像一个听话的乖孩子。其实，他早已拥有了与大海为伴的遗传基因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阿龙渴望大海的心情也日趋强烈，只是在耐心地等待某个合适的时机。这种渴望犹如滚滚江水势不可挡。

远处有乌云压来，阿龙听到母亲叫他返航。阿龙也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袭来，急忙调整航向朝着崇明岛迎风驶去。阿龙从小见惯了暴风雨，他显得很兴奋。看着收网的母亲坐在船头，阿龙突然问道：“当初您和爸爸相遇是不是就在这里？”“是的。”阿龙的母亲想起了十多年前那惊险的一幕：

那天她和父母在海上打鱼，忽然刮起了西北风，为了多撒几网却延误了返回的时机，江面上顿时掀起翻天巨浪，小船时而被推上浪尖，时而跌入低谷，最后一个巨浪翻滚着扑了过来，一下子就吞没了小船。当船重新钻出水面时，她看到父母亲都已摔在甲板上不省人事，可双手都紧紧地握住绳头不放，另一头绕过桅杆系在母亲的腰上。无情的浪涛随时都可能击沉小船，就在这岌岌可危孤立无援之时，一艘小火轮踏浪而来。母亲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了很大力气才将甩过来的缆索接住套在桩头上。原来，救他们的是位年轻的船长，从此他们结下了水上情缘。船长为照顾的二老人赘崇明，直到二老过世后，他才考进吴淞商船学校，走上海洋漂泊之路。而现在，他可能连船带人被国民党劫往台湾，走上了不归路，已经个把月没有音讯了……



随着小船在跳跃中前进，岛上平坦的岸线渐渐地在月光下显露出来。阿龙天生具有航船人的视觉功能，他远远地看见南门港防波堤上有一个女孩的身影，甚至还能辨别出在寒风中抖动的那两根小辫子。从熟悉的身影可以断定，她是自己的同桌学友陈传玉。虽然他们两家只是一墙之隔的近邻，而且两人的父亲还是校友，但往来并不密切，见面时只限于礼节性的问候。这是缘于陈传玉的父亲是国民党军舰上校指挥官，而阿龙的父亲不愿和军人打交道。所以，直到阿龙从私塾转入公立小学时，由于一时不能适应新的课程，得到陈传玉的热心辅导，他们两家的关系才得以改善。

阿龙离开学校时称呼陈传玉为玉姐，他们相处甚为投缘。阿龙的母亲对邻家这个女孩亦特别喜欢，常常叫她到家里来玩。现在传玉冒着寒风在岸边等他们是为什么事呢？就在阿龙感到疑惑时，只见传玉把双手卷成喇叭形放在嘴上竭力地呼喊，随着强风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：“阿龙……叔叔……来电话……就要返航上海了。”再没有比这个喜讯更让人高兴了！阿龙兴奋地站了起来，紧握双拳挥向天空。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阿龙用了吃奶的力气，才跟上母亲摇桨的节奏，冬日强劲的西北风没能阻止母子俩额头上冒出的那热气腾腾的汗珠。

上了岸，传玉闪动着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激动地对阿龙的母亲说：“阿姨，叔叔电话是从香港打来的，说这两天装好货就会直接开回上海来。”听了传玉的话，阿龙的母亲喜出望外，禁不住热泪盈眶。她一直担忧丈夫会不会连人带船被国民党劫往台湾而一去不复返，现在好了，孩子的爸爸要回家了，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

的呢？

阿龙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对玉姐表达感激之情，他看到母亲在整理渔具，何不趁母亲心情好的时候，带玉姐到家里的那个宝屋看看。于是，阿龙走到母亲身旁，伸出小手对母亲说：“能把小屋的钥匙给我吗？我想领玉姐去看看。”母亲果然没有推辞，爽快地解下腰上的钥匙交给了他。阿龙看着筐里的鱼大概有四十斤左右，估摸自己一个人能挑回去，就想让玉姐先行。可传玉却说要两人一起抬回去。阿龙当然经不住玉姐的坚持。月光下，两个少男少女踩着欢快的脚步，一前一后开心地走在田间小路上。

到家放下鱼筐后，阿龙立即奔向那个心仪已久的宝屋。对于阿龙来说，这里是海洋世界的缩影。当阿龙迫不及待地打开小屋的时候，扑面而来的是小屋里散发出来的阵阵霉气，所有的藏品都已被尘埃覆盖，就连墙角也结满了蜘蛛网，受惊吓的虫蛾到处乱飞，许多舶来品堆放得凌乱不堪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阿龙有点后悔了，自己不该那么沉不住气，应该好好整理之后再邀玉姐来，那样该多好！

“对不起，真是太乱了。”阿龙向玉姐歉意地说。

“没关系。”传玉并不介意屋里的凌乱，她的那对小酒窝依然甜美得动人。阿龙看到她那对迷人的瞳眸不停地在藏品上游动：日本仕女、马来的锡制烟缸、阿拉伯的茶壶、英国的座钟、奇异的海珊瑚，还有铜质的锚和舵轮、望远镜，还有各式各样编织的绳结。从传玉的眼神中，可以看出她为之感叹、着迷和惊讶。传玉的目光停在墙面正中悬挂的那张郑和画像上，在画像下面的桌上放着一艘



精致的宝船模型，她用手指了指画像对阿龙说：“阿龙，我知道他和你的祖先有着深厚的渊源呢。”阿龙此时内心充满了自豪。传玉的目光又停留在一幅水墨画上，看得出她已被那气势磅礴的画面所震撼：一艘颠簸在浪尖上的海船即将向上腾跃，帆桅斜仰，露底的龙骨劈开浪花，两名水手半蹲着紧握帆索，正等待穿越浪峰后升起满帆，而等候的俯冲一定是深深的浪谷，船在与惊涛骇浪的搏击中勇往直前；船艏上屹立着一个背影，紧束腰带的明朝服饰像是一名武将，他应该是船长，叉着两腿举握双拳，毫无畏惧似的在呼喊，危急下做出英明的决断……作品的整个意境和气氛都展现了一刹那间的险象环生、气势磅礴，深深震撼人的心灵。

这时，传玉突然回过头来看了阿龙一眼。那神情似乎对身边的这个伙伴强烈地向往走向海洋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传玉那对灵动的眸子，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，睫毛轻轻闪动，柔和的目光拨动着阿龙的心弦。阿龙突然感到鼻腔间有股淡淡的清香飘过，令他迷醉，想到刚才无意间触碰到玉姐那细嫩的手，不觉心里一阵慌乱。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年少时从未有过的感觉啊！阿龙深呼吸了一下，有意避开了传玉的目光。

传玉叫阿龙一起清扫灰尘，说这些珍品不该被这样冷落。清理中，传玉发现了一张古海图，上面标明的航海线一直延伸到阿拉伯海湾。“这不会是郑和当年下西洋的航海图吧？”她惊奇地问阿龙。“我也不清楚。”阿龙回答传玉。这时，传玉指着海图又说：“远洋时常常好几天都看不到路标，古代人是怎么确定船位的呢？”阿龙拿起橱里的一架六分仪回答：“听爸爸说，现在用它测

天体得出船位线，可是我不知道先人用的是什么方法。”

经过阿龙和传玉一番收拾后，小屋顿时焕然一新。传玉很满意地对阿龙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阿龙送她到门外，仰望天空，一阵浮云过后，北斗星从云层中钻了出来。看着传玉的背影，阿龙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不知道自己未来人生的道路，她会不会像北极星一样，处在永恒的位置上指引他。

两天后，阿龙的父亲果真回来了。看着那张饱经风浪的脸，阿龙的母亲，这位朴实的农家妇女，当一直忐忑不安的心终于落了地的时候，泪水也禁不住地淌了下来。父亲回来了，阿龙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围着父亲团团转，一步也不离开。那间平日里寒冷阴湿的房子，此时也如飘进和煦的春风，让人感到温暖。

阿龙父亲说，当时船在东南亚各国游弋，一直担心返回厦门后的命运，生怕被政府征用开往台湾，幸好公司毅然决定放弃去厦门港的货运计划，宁可半载开回上海。至于今后船开往何处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父亲返沪后立即向公司递交了辞呈。

“公司同意你不再出海吗？”一直认真在听的阿龙母亲此时忍不住问道。坐在一旁的阿龙，他明白只有父亲留在家里母亲才能彻底放心。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上海港铜沙引水公会经过理事长金老师和钱船长的共同推荐，已经正式同意接纳我为上海港引水员，这个理由让公司很难拒绝我的请辞。”阿龙知道引水是好多有经验的船长梦寐以求的职业，像钱船长一样穿梭在黄浦江的万国船桥上发号施令，而且还有很高的酬金。

“不过……”阿龙的父亲停顿一下，接着说：“需要缴纳一笔